



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新探*

段玉泉

一 管主八施印《河西字大藏经》的相关材料

管主八与河西大藏的因缘，早在上世纪初就为王国维先生所示。王先生在考察上虞罗氏、仁和邵氏并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残卷为元刊本时，援引了藏于日本善福寺的元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之题记，实际上也就是管主八的发愿文。如今我们发现，相同的愿文亦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山西崇善寺，三个藏品尚存些微差别，但关于河西藏的记载完全相同，在此不妨重读一遍：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复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①，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华严大经一千余部^②，经、律、论、疏钞三百余部^③，华严道场忏仪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三千余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经典不计其数。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等经，共计百卷。装严佛像金彩供仪，刊施佛像图本，斋供十万余僧，开建传法讲席，日逐自诵大华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千余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近见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大藏教典，悉令圆满。集斯片善，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实际、装严无上佛果菩提、西方教主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净海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圣后齐年，太子诸王福寿千春，帝师法王福基巩固。时清道泰，三光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谷熟而人民育。上穷有顶，下及

① 原作“三十余藏”，误，据崇善寺本改。按，崇善寺本提“五十余藏”，又磧砂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发愿文有：“管主八累年发心，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余藏”，结合本愿文提及印制河西字大藏三十余藏，可知汉本大藏经为五十余藏。

② 崇善寺本作“三百余部”。

③ 崇善寺本作“五百余部”。

无边，法界怀生，齐成佛道者。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道日，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谨愿。^①

内容相似、行文更为简短的另一则发愿文，见于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 1959 年影印的《碛砂藏》第 586 册遵字 9《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 9 末，及藏于日本的碛砂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内容为：

上师三宝加持之德，皇帝太子福荫之恩，管主八累年发心，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余藏，华严诸经忏、佛图等西蕃字三十余件经文外，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版未完，施中统钞贰佰锭及募缘雕刊，未及一年已满千有余卷，再发心于大都弘法寺取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施财叁佰锭，仍募缘于杭州路，刊雕完备。续天下藏经悉令圆满，集于（是）功德，回向西方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势至、海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太子诸王福寿千春，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者。大德十年丙午腊八日，宣授松江府（路）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巴谨题。^②

王国维先生依据前一愿文中关于河西字大藏“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西蕃字大藏“施于土蕃（吐蕃）”的记载，推断“河西字即西夏字，西蕃字即藏文”。又进一步援引伯希和 1908 年于敦煌发现的西夏文佛经残页作印证，指出此实物“盖即管主八所施河西字大藏经三十余藏之一”，因为残页上有一汉文印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③

继伯希和发现西夏文佛经残页之后，在实物材料方面，敦煌莫高窟北区先后又出土了两件捺印相同汉文印记的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一件系张大千于 1941-1943 年间在莫高窟北区洞窟中发掘的百余件文书之一，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另一件为近期（1988-1995 年）敦煌研究院对北区 248 个洞窟进行六次发掘清理，从 B159 窟发现的诸佛经残页之一，编号为 B159:26。史金波先生对 B159:26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内容如下：

上下双栏，仅存经文 3 行，楷书，为一经末尾，末尾为“龙树菩萨禅陀迦王说法要偈 言”。“言”是该经卷所标函号。后尚有汉字“三”，或为后来所加。此经名称应为《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汉文《大藏经》有唐义净译《龙树菩萨劝戒王颂》，异译本有刘宋求那跋摩的《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此次敦煌发现的西夏文本与后者同名。最重要的是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④

关于《河西字大藏经》的研究、介绍都少不了《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管主八发愿文及捺有管主八印记的西夏文佛经残页。而史金波先生关于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的译证以及对国图西夏文藏品的整理及研究又为我们认识河西字大藏提供了更为充实的材料。

二 管主八主持雕刻河西藏问题探讨

持管主八主持雕刻河西藏的观点由来以久。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初，周一良先生翻译的聂斯克、石滨纯太郎合著的《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就有相关的记载：

又自罗太后发愿写经以后，至管主八刻经之间，就西夏国情论，雕刊全藏事能行与否，亦属疑问。管

① 此依国图本录。

② 此依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2003(1),78 页）引文录。参见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编《东洋史苑》第 36 号 76 页）。两文内容大抵相同，惟末尾题款有别，《圣妙吉祥真实名经》题：“大德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前松江府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巴谨题”。

③ 王国维：《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观堂林集》(4)，中华书局 1959 年，1051 页。

④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

主八之大万寿寺本定为唯一之全藏刊本也……^①

若断管主八刻本为华严经式，则其他皆别行经本乎？抑谓管主八集彼以前之别行刻本，添其不足，补其遗漏，以完成一藏乎……

王静如先生在《河西字藏经雕版考》文中亦有此类记载：

……至大德六年雕版始克完备，后即施于西夏诸寺院。而内容果如何耶？吾辈固不能不注意此次雕印之主办人也。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论》卷后有大德十年松江府僧录管主八愿文，载大德六年，河西字雕版完备，与施河西字藏经于宁夏之事，则主持人当为管主八无疑。^②

最近的发表的一些相关文章也大都坚持这些说法，此不一一列举。概括之，都将大德六年于杭州路大万寿寺刊印河西藏与管主八印造河西藏等同起来、视为管主八主持。

这一观点似乎均源于《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之发愿文。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史金波先生在其研究过程中首先注意到了此发愿文的记载与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有相矛盾的地方。即前者所提管主八印造河西藏“三十余藏”，后者则提大德六年始成，“奉上敕施印十藏”。两者印造数字不合，史先生因之提出大德六年两次印制的观点，第一次印制十藏，第二次印制三十藏。^③这一区分是令人可喜的。而当我们对这两则愿文深入阅读和细加比较之后，发现不仅仅是可以做两次印制的区分，因为管主八是否主持雕刻了这一大藏经、管主八施印河西藏又是否在大德六年已成疑问。

先看《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的相关介绍：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复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忞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忞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大德十年丙午腊八日，宣授松江府（路）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巴谨题。

造成误解的原因可能在于对“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忞板”一句的解读，即误将皇帝圣旨中的内容当作管主八所发出的行为。圣旨中所说的河西字大藏经经板于“大德六年完备”，从圣旨发出到经板完备，这一善缘令管主八敬仰，才有下文“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之说，这才真正是管主八的善举。因此单凭这一发愿文的记载是无法得出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的河西字大藏经是由时任松江府的一个僧录——管主巴主持的。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则更为详细的记载了皇帝发出圣敕以及万寿寺刻本的刊刻过程。相关内容兹录如下：

后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令国土盛。慧提照世，法雨普润天下，大夏为池，诸藏潮毁全无皇元界朝，中界寂澄，上师结合胜弱，修整一藏旧经。至元七年，化身一行国师，产生佛事，具令校有译无。过如意宝，印制三藏新经。后我世祖皇帝，恩德满贯天下，令各国通。高道胜比万古，四海平安。八方由旬时经，深信三宝。因欲重举法幢，法师慧宝，深穷禅法密律，志多长意，上圣欲愿满故，令经院？西壁小铁等报，以不可解德音，发出圣敕，江南杭州石板当做己为，以主僧事西壁土情行敕，知觉和尚慧中

① 聂斯克、石滨纯太郎：《西夏语译大藏经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1931年。

② 王静如：《河西字藏经雕版考》，民国丛书《西夏研究》第一辑。

③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7页。

为始先遣。龙象师中选有多行者，以取旧经先后二十余人。至元三十年，万寿寺中刻印。应用千种、施财万品数超过。成宗帝朝，大德六年夏始告完毕。奉上敕施印十藏。^①

这一愿文给出了万寿寺刻本的详细信息：

①雕刊河西藏的圣旨由世祖皇帝发出；

②雕刻地点：杭州万寿寺；

③雕刻起止时间：至元三十年至大德六年夏（时间跨世祖皇帝及成宗帝）；

④参加雕刊的人员先后有西壁土情、知觉和尚慧中、龙象（喻有德高僧）师中多行者，参加旧经（当指至元七年，一行国师主持印制三藏新经）雕刻的人员二十余人。其中的主持人当是西壁土情。

⑤施印数量：十藏。

看来，杭州万寿寺雕刻的河西藏，管主八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与上文对《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的理解是一致的。

那么，管主八“印造”的三十余藏该如何理解呢？他是重新雕刻印造还是在万寿寺刻本基础上重新印刷的呢？根据目前的材料还难于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不妨作一推测。《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发愿文提“印造”三十余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发愿文则提“印施”汉本、河西字大藏经八十余藏，而在下文关于磧砂延圣寺大藏经版未完部分及秘密经律论部分，则明确提“雕刊”、“刊雕”等词语，这说明他在用词上是有分别的。管主八雕刊的磧砂藏续经及秘密经律论，后面多半有或长或短的发愿文，如果他亦雕刊河西字藏经，按理也应该附有类似的发愿文。既然有发愿文，也就没有必要再在佛经上捺印什么“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於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供养”这样的题记。这样做，恰恰可以说明管主八印制的这些佛经在刚印出来的时候没有反映管主八的任何信息。因此，可能的情况是，管主八并未雕刻河西藏只是“印施”而已，不但如此，他所印施的五十余藏磧砂经也应该用的是旧板。既然他使用旧板，就极有可能是杭州万寿寺板，因为这套河西藏经板仅印十藏，废而不用，浪费大矣！

至于他印施的具体时间，发愿文上并没有明确显示出来，但大体时间范围是可以推出来的，其上限在大德六年夏以后，其下限根据发愿文中“近见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续磧砂藏）”的记载，在大德十年闰正月之前早已完成。而且在这一段时间内，除印造三十余藏河西藏等外，还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千余部。至此，管主八印造的三十余藏河西藏时间只能大略地定为大德六年至大德九年间。

三 管主八施印《河西藏》残片考

伯希和与张大千发现的实物虽亦为多人提及，但其西夏文本内容终未见阐述。此逐一考释，以期对河西大藏经有进一步了解。

1. 伯希和藏品

伯希和发现的这件实物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近期，束锡红女士在《敦煌研究》披露了这件文献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

的图版。据她介绍，该文献高 29.5cm，宽 12.0 cm，编号为 110+112 (r924)^①（见图 1）。

从图版看，这一纸残页上、右皆残，下有双栏，左近边上、中、下有三个图案印记。西夏文字存 3 行，首行残缺不全，其中第 2 行与底 3 行间的空间很大，管主八的汉文印记分两行排列于此空间，墨迹明显比西夏文字要浅，显然是在佛经印好之后压捺上去的。现将上面的西夏文字转抄如下并逐加对译、转译：

1. □ 𐽄𐽅𐽆□□[𐽇]𐽈𐽉

波罗蜜□□[具]足能

2. □ 𐽇𐽋𐽍𐽎𐽏𐽐𐽈𐽉𐽊𐽌𐽑

具足不能故此因具足能者大

3. □ 𐽒𐽓𐽔𐽕𐽖𐽗𐽘𐽙𐽚𐽛𐽜𐽝

度本母卷八十七第 能

转译：1. □ 波罗蜜□□能具足

2. □ 故不能具足，因此能具足者大

3. □ 度论卷第八十七

经核查，这段文字应出自《大智度论》，是《大智度论》卷八十七末尾的一段文字。先将《大藏经》的相关部分摘引如下：

有何恩分？

答曰：得无生法忍菩萨，行是六波罗蜜为难。所以者何？得无生法忍寂灭心，应受涅槃乐。而舍此寂灭乐，入众生中受种种身，或为贱人或为畜生等，是则为难。生身菩萨贪爱未除，着佛身故以身布施，是为怖望非清净施，是故不如，复次行。无漏无相六波罗蜜，是时能具足；有漏有相，则不能具足。是故能具足者有大恩分

大智度论卷第八十七^②

除个别地方转译有些微出入，西夏文本还多出了一个“𐽛”字，译成汉文为“能”，当是该经卷所标函号。完全可以肯定残页即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八十七的末尾部分。同时，也可以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残页的第 2 行和第 3 行之间有缺漏，即缺少了正文的“有”、“恩分”和尾题的“大智”等文字。一般来说，尾题应独占一行，第 2 行所缺少的“有”、“恩分”亦另自一行，下面空出来的地方恰好可以压捺上汉文印记。也就是说在这个残片的残存空间内，实际上有 4 行文字，只是实际的第 3 行只有三个西夏字，然后另起一段。这正好可以解释两行西夏文字之间为什么留有这么大的空间，实际上这并不是为压捺汉文印记而预留的空间，而是在原文寻找有空隙的地方压捺上去的。

2. 日本藏残页考

日本天理图书馆馆藏的残页图版见西田龙雄《西夏语之研究》卷一后的附录（见图 2）。从图版看，此页似为经折装的一面，上残，下有双栏，存西夏文六行，汉文印记压捺在第 3 行下的空隙处。残叶上的西夏文内容亦转抄如下并逐加对译、转译：

1. □ 𐽄𐽅𐽆𐽇𐽋𐽍𐽎𐽏𐽐𐽈𐽉𐽊𐽌𐽑

① 束锡红：《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学价值》，《敦煌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②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卷 675 页上栏。

界内有色无界非五趣中俱

2. 𑖀𑖩𑖪𑖫𑖬𑖭𑖮𑖯𑖰𑖱𑖲𑖳𑖴𑖵𑖶𑖷𑖸𑖹𑖺𑖻𑖼𑖽𑖾𑖿

慈授子地狱内所生浴室是

3. 𑖀𑖩𑖪𑖫𑖬𑖭𑖮𑖯𑖰𑖱𑖲𑖳𑖴𑖵𑖶𑖷𑖸𑖹𑖺𑖻𑖼𑖽𑖾𑖿

颂言说

4. 𑖀𑖩𑖪𑖫𑖬𑖭𑖮𑖯𑖰𑖱𑖲𑖳𑖴𑖵𑖶𑖷𑖸𑖹𑖺𑖻𑖼𑖽𑖾𑖿

受者 我非他行(助)亦非

5. 𑖀𑖩𑖪𑖫𑖬𑖭𑖮𑖯𑖰𑖱𑖲𑖳𑖴𑖵𑖶𑖷𑖸𑖹𑖺𑖻𑖼𑖽𑖾𑖿

缘是 身灭不受闻曾我

6. 𑖀𑖩𑖪𑖫𑖬𑖭𑖮𑖯𑖰𑖱𑖲𑖳𑖴𑖵𑖶𑖷𑖸𑖹𑖺𑖻𑖼𑖽𑖾𑖿

量众生此颂闻已地狱苦脱

转译：有界内，非无色界。五趣俱有。

慈授子，生地狱中，是浴室

说颂言：

受者，非我亦非他所行。

是缘，身不灭我曾受闻。

量众生，闻此颂已，脱地狱苦。

经核查，这段文字应出自《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是《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第二十九将近末尾的一段文字。先将《大藏经》的相关部分摘引如下：

云何供养？答：此有二种。一财供养，二法供养。财供养者……问：此法供养，在何处有？答：此法供养，在欲色界，非无色界。五趣皆有。地狱有者，如慈授子，生地狱中，谓是浴室。见诸苦具，便说颂言：尝闻世间受苦乐，非我非他之所作。受诸苦乐皆缘身，身若灭无谁复受。时彼地狱无量众生，闻此颂已，脱地狱苦。从彼命终，生天受乐。……^①

此残页《西夏语之研究》图版题为“管主八之愿文”，松泽博在《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文中题为“未详佛典”。前者所说的愿文可能是就残页上的汉文印记而言，后者所言未详是指其中的西夏文内容。然而，题“管主八之愿文”有失稳妥，这一印记虽有“永远流通供养”之愿，但并未成文。

四 管主八施印河西藏与大德十一年河西藏比较

管主八施印的河西字大藏经保存至今的虽然只有三个残片，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形制的探讨。下面根据天理图书馆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残片（此残片页面相对另两件完整些）的页面进行初步推测。上文提及，此页面似为经折装的一折面，上残（有被裁去的痕迹），下有双栏，存西夏文六行。六行文字中，第1、2、6行行格完整，均存11字。对照汉文大藏经原文，可以推知第2行上缺少“地狱有者，如”5字，第6行上缺少“时彼地狱无”5字，同样也可推知第3行上缺少“见诸苦具，便”5字。毫无疑问，此佛

^①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7卷152页下栏。

经残片原件的经文每行 16 字。用同样的方法推测法藏《大智度论》卷第八十七残片、敦煌藏《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残片，得出的结论一致，都是每行 16 字。至此，可以对管主八施印的河西字大藏经的行制作一初步描述：

经折装。上下有双栏。每折面文字 6 行，行 16 字。

显然，这种形制和国家图书馆藏大德十一年河西藏（行 17 字）不同。国图藏品中，有明确关于河西藏文字记载的佛经有：B11·049（3.17）《悲华经卷第九》^①、B11·050（4.01、4.02）《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②、B11·051（di7jian）《经律异相卷第十五》^③。综合这三件藏品的特点，可以看出大德十一年河西藏形制的详细情况：

1. 佛经卷首都有一组相同的版画。版画由两纸粘贴而成，每纸三折面，含说法图一幅 3 折面，祝赞 4 折面，韦陀像 1 折面。祝赞中西夏文题款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按，这种版画风格和元代《普宁藏》风格极为相似，不知是《普宁藏》影响了《河西藏》，还是《河西藏》影响了《普宁藏》。）

2. 佛经正文每纸 6 折面（版画每纸 3 折面），一面 6 行，一行 17 字；

3. 板间接纸处首刻一西夏文字，余下皆为汉字。西夏文字为每一经卷首字；汉字内容依次为经名、卷次和板序数，间或有刻工名字。

4. 版幅高 33 cm、宽 12cm 左右，上下双栏，间有单栏，栏高 23.8cm 左右。

由于管主八施印的河西字大藏经实物的限制，没有办法就上面那几个特点进行详细比较，但是两种佛经行格字数的不一致，预示着它们存在着不同的形制。顺便提及的是，管主八施印的河西字大藏经与木刻本《华严经》的行制也存在着行格字数的不一致。因此，将木刻本《华严经》视为管主八施印的另一种河西字佛经也显证据不足。

*基金项目：宁夏大学社科基金项目《西夏佛教发愿文研究》，项目批准号：04RM04

（作者通信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兰州 730020）

① 见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⑤》，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第 219-262 页。

② 见《中国藏西夏文献⑤》，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第 263-313 页。

③ 见《中国藏西夏文献⑤》，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第 314-368 页。